

社会、经济和哲学

——波兰尼文选

[英] 迈克尔·波兰尼 著



商务印书馆

社会、经济和哲学

——波兰尼文选

〔英〕迈克尔·波兰尼 著

彭 锋 贺立平 译
徐 陶 尹树广

商 务 印 书 馆

2006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社会、经济和哲学：波兰尼文选/(英)波兰尼著；
彭锋等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ISBN 7-100-04921-0

I. 社… II. ①波…②彭…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14761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社会、经济和哲学

——波兰尼文选

[英] 迈克尔·波兰尼 著

彭 锋 贺立平 译

徐 陶 尹树广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 务 印 书 馆 发 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921-0/C·141

2006年8月第1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06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13½

定价：23.00元



Michael Polanyi

SOCIETY, ECONOMICS & PHILOSOPHY

Selected Papers

Copyright © 1997 b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 2006 by The Commercial Press. The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by Transaction Publishers.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根据 Transaction Publishers 出版公司 1997 年英文版译出

目 录

| | |
|-----------------|---|
| 鸣谢..... | 1 |
| 导论:本文集的意图 | 3 |

第一篇 政治问题

| | |
|--------------------------------|-----|
| 导言 | 17 |
| 1. 致调解人,对欧洲战争与和平的先决条件的看法 | 19 |
| 2. 新怀疑论 | 36 |
| 3. 犹太人的问题 | 40 |
| 4. 真理与宣传之间的斗争 | 56 |
| 5. 科学的权利和责任 | 72 |
| 6. 历史与希望:对我们时代的分析 | 91 |
| 7. 跋 | 108 |
| 8. 为什么我们毁灭了欧洲? | 122 |

第二篇 经济理论和社会理论

| | |
|-----------------------------------|-----|
| 导言..... | 135 |
| 9. 集体主义计划 | 136 |
| 10. 利润和私有企业 | 163 |
| 11. 愚蠢的历史:1917年11月—1957年11月 | 177 |

| | |
|---------------------|-----|
| 12. 关于炫耀生产理论 | 186 |
| 13. 社会行动的决定因素 | 207 |
| 14. 关于自由主义和自由 | 225 |

第三篇 科学的理论与实际

| | |
|--------------------------|-----|
| 导言 | 239 |
| 15. 科学:观察与信念 | 240 |
| 16. 科学与实在 | 251 |
| 17. 创造性的想象 | 279 |
| 18. 科学中的天才 | 301 |
| 19. 生命超越物理学和化学 | 319 |
| 20. 生命过程超越物理学和化学吗? | 338 |

第四篇 心灵、宗教、艺术

| | |
|--------------------------------|-----|
| 导言 | 345 |
| 21. 控制论假设(1951) | 346 |
| 22. 身一心关系 | 351 |
| 23. 科学革命 | 371 |
| 24. 波兰尼的逻辑——答辩 | 390 |
| 25. 什么是绘画? | 393 |
| 附录 迈克尔·波兰尼论社会、经济和哲学的著作目录 | 409 |
| 索引 | 421 |

鸣 谢

vii

首先我必须感谢戴维·兰姆博士(Dr David Lamb),他在1991年首先向我建议编选这本文集,然后要感谢皇家学会会员约翰·波兰尼(John Polanyi),作为其父的遗嘱保管人,他很友善地准许了这项计划。其次我想感谢我以前在宾客集团(*Convivium* Group)委员会的同事,他们为我收集迈克尔·波兰尼发表的论文的复印件提供了经费上的帮助。

在编选这本选集和编辑那个加注释的书目(在这里重印为附录一)的过程中,我得到了下列人员和机构的帮助:克劳斯·阿勒贝克教授(Prof. Klaus Allerbeck),歌德大学,法兰克福;克鲁森小姐(J. Crewdson),牛津;保罗·纳吉教授(Prof. Paul Nagy),印第安纳大学;迈克尔·波兰尼夫人,沃辛;M. 罗斯教授(Prof. M. Rose),曼彻斯特大学;D. 泰勒先生(D. Taylor),曼彻斯特中央图书馆地方研究组研究员;英国图书馆全体职员,大英博物馆阅览室, the Newspaper Collection at Colindale, and at the Document Supply Centre, Boston Spa;伦敦非洲和东方研究学院图书馆。

我要特别感谢诺里奇(Norwich)的弗朗西斯·邓洛普博士(Dr Francis Dunlop),他给我提供了那两篇德语文章的摘要的按语,感谢位于佩奇(Pécs)的亚努什潘诺尼亚大学(Janus Pannonius University)的安德烈·纳吉博士(Dr Endre J. Nagy),他答应我将

波兰尼最早两篇非科学文章翻译为英文的请求。

下面是友好地准许重印相关文章的单位和个人：

美国化学学会允许我重刊《创造性的想象》和《生命超越物理学和化学》；布莱维尔出版社允许重刊《真理与宣传之间的斗争》、《科学的权利和责任》、《犹太人的问题》；布莱兹·布莱克维尔出版公司允许重刊《生命超越物理学和化学吗？》；W. R. 库尔森博士允许重刊《身一心关系》；欧洲防卫和战略研究所允许重刊《关于炫耀生产理论》；M. 拉斯基先生允许重刊《论自由主义和自由》、《愚蠢的历史》、《波兰尼的逻辑——答辩》；牛津大学出版社允许重刊《科学与实在》、《控制论假设》和《什么是绘画》；卢特里奇出版社允许重刊《跋》；斯普林格出版社允许重刊《为什么完美毁灭了欧洲？》。

我对其余文章的版权所有者的表示诚挚的歉意，我已做了各种努力去寻找和联系他们。

最后，我要感谢 Transaction Publishers 接受这个项目的出版。

R. T. 艾伦

1995 年春于拉夫伯勒

导论：本文集的意图

1

本文集包含迈克尔·波兰尼已发表的有关非科学论题的文章。它不包括任何未刊文章。^[1]而且不包括所有收编在《自由的逻辑》(*The Logic of Liberty*) [60]、^[2]《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 [88]和《认识与存在》(*Knowing and Being*) [134]中的文章。目的是让人们更容易找到那些来自其他书籍中的文章,这些其余书籍中包含自《自由的逻辑》以来波兰尼的诸多著作中找不到的材料,从而提供一个那些著作的补遗。因此它不可避免是一本来源迥异的选集,范围从他最早于1917年发表的一篇非科学文章直至最后于1972年发表的两篇,而且并不要求协调一致。例如,由于尽管波兰尼继续写作和发表关于经济学的文章,而自《自由的逻辑》(1951)以来波兰尼的所有著作都没有包括任何关于经济理论的东西,因此这里必然就包括某种分量上相对占优势的关于经济理论的文章。

当我采纳戴维·兰姆博士1991年秋天向我提出仍有余地编一本这样的选集的建议时,我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去调查波兰尼的所有非科学文章。我很快就明白他的不少文章都是彼此的改写,而且为了显示准确地记录了它们是如何相互关联的,我亲自编辑和发表了那个加注释的书目,在这里作为附录重印出来。^[3]

我的第二项工作就是对那些我认为值得重印的文章进行实际

的选择。显然,那些只是在语言上复制其他文章的文章就直接自行淘汰了。对于那些波兰尼在别的地方稍做补充的文章也做了淘汰处理。在这种淘汰范围内的还有差不多在《认识与存在》前后发表的某些长文,以及用或多或少熟悉的术语重述他的默识整合哲学和将这种哲学应用于别处论述的主题的长文。我也淘汰了那些通常篇幅更短小、内容更短暂的文章,除了最初那两篇文章和《犹太人的问题》(“Jewish problems”)(6 [18])之外,它们对于那些对波兰尼的生平和著述感兴趣的人很可能具有特别的价值。有时候,诸如《理解身心的某些线索》(“Clues to an understanding of mind and body”)[108]、《身一心关系》(“The body-mind relation”)(22 [132])和《论身心》(“On body and mind”)[133]之类的文章,给我留下的仍然是对同一个问题的相同处理,这里就是相当任意地挑选一篇而不是另一篇的问题。作为这些否定的挑选原则的结果,我留下 25 篇文章收录在这本文集之中。

根据我的判断,所有这些文章要么包含有关内在兴趣,要么包含个人兴趣的问题,它们在其他地方是找不到的。无疑,这与他发表的其他著述常常有一种交叉,但我以为除了很小的细节之外我无权改变它们;即引进一种统一的拼写格式和连续编码的尾注格式,以及悄悄改正一些明显的错误且希望并没有因此引起另外的错误。所有编辑上加入的东西都放在方括号中,而增加的注释则用星号或剑号标识出来。

为了全面说明我给波兰尼著作增加一个补遗的意图,我在附录二中对那些既没有收录在那些著作中也没有收录在这本文集中的文章的主要内容做了摘要。如果是以同样主题稍做增补的方式重申他对科学组织的分析或他的默识整合哲学的文章,我就只做

一个最简要的摘要,尽管这些文章中有些篇幅很长。我用这种方式力图记录波兰尼的非科学出版物的整体面貌,除了两篇我找不到任何副本的文章外。

本文集中的文章差不多体现了波兰尼在其科学研究和教学之外的全部兴趣范围:经济、政治、社会、哲学、科学哲学、宗教和实证主义对科学的阻碍以及美学。只有图示电影(diagrammatic films)的制作(波兰尼是这方面的先驱)和专利法的改善这些非常专门的主题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表现。所选的文章范围从长篇大论到诸如《波兰尼的逻辑——答辩》(“Polanyi’s logic-answer”) (17 [119])之类的简短笔记,我希望它们给他的著作提供一个有价值的补充。

尽管它们的内容或主题之间存在交叉,我还是将选出来的 25 篇文章分为 4 组:政治问题,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科学理论和科学实践,以及心灵、宗教和艺术。

这些文章究竟有什么资格要求得到读者的关注?对于那些不太熟悉波兰尼的读者来说,现在我将以对他的生平和著述以及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做一个简要的概述,来回答这个问题。

波兰尼的生平和著述

英国皇家学会会员(FRS)迈克尔·波兰尼 1891 年生于布达佩斯的一个开明的犹太人家庭,出生时名叫 Polányi Mihály(按照匈牙利的方式)。他的父亲是一位铁路工程师和实业家,建设了许多匈牙利的铁路系统,但因此损失了不少钱财。在父亲去世之后,迈克尔的兄长卡尔(Karl, Károly)照料他,而他们的母亲塞西莉

亚(Cecilia)则继续主持一家沙龙直至她于1939年去世。

迈克尔在匈牙利学医,不过他的兴趣总是不断转向化学研究。毕业后,他前往卡尔斯鲁厄高等技术学校(Technische Hochschule in Karlsruhe),但旋即返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塞尔维亚前线的奥匈军队中充当一名医疗卫生官员。在白喉痊愈期间,他写出了有关其吸附理论的博士论文(见“The potential theory of adsorption”[113])。不过,他的兴趣并不限于科学。他是伽利略小组(Galileo Circle)(一个由他兄长卡尔组织的学生团体)的活跃分子,但与卡尔和其他许多在这个团体里成长起来的人不同,他怀疑社会主义。他与伽利略小组的其他成员一起支持“匈牙利自由主义之父”奥斯卡·亚西和他的杂志《二十世纪》(*Huzsadik Század*)。波兰尼也支持1918年8月由米哈伊·卡罗伊(Mihály Károlyi)伯爵建立起来的独立匈牙利共和国新政府并在这个政府的卫生部中任职,亚西成了这个政府中的国民部长。波兰尼最初的非科学文章是《致调解人》(“To the peace-makers”)(1[1])和《新怀疑论》(“New scepticism”)(1919)(2[2])。在贝拉·库恩于1919年3月引进匈牙利苏维埃政权的时候,尽管他拒绝加入红军,但在库恩被入侵的罗马尼亚军队和避免与罗马尼亚人冲突的阿德米拉尔·霍尔蒂(Admiral Horthy)招募的国民军击败时,这并没有给他任何帮助。霍尔蒂领导了一个新政权并且在随后当选为匈牙利的摄政者。迈克尔·波兰尼同其他许多匈牙利人一道(尤其是犹太后裔,既有库恩政权的支持者也有库恩政权的反对者,包括其兄长卡尔、奥斯卡·亚西和波兰尼兄弟的朋友卡尔·曼海姆)离开匈牙利回到卡尔斯鲁厄,随后加入柏林的纤维化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Fibre Chemistry),再后来于1926年加入物理化学

研究所。波兰尼仍然与匈牙利保持联系,而且担任 Tungsram(一家制造电力设备的匈牙利公司)的顾问。他在德国的那些年里,只发表科学论文,而且在他未发表的论文中也很少有能够显示他依然对其他问题感兴趣的東西。

在早先谢绝去曼彻斯特担任物理化学教授的邀请后,1933年当希特勒开始解除犹太人的政府职位时他接受了这份邀请。对苏联的访问,特别是1935年与布哈林的会面,首先引发了许多更深层次的有关政治、经济和哲学主题的论文发表,其中有四篇论文集结作为《自由的屈辱》(*The Contempt of Liberty*)(1940)[12]出版。他开始挑战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规划提案,这导致他明确表达了对集体的(或中央规划的)指令与自发指令之间的区分,并将这种区分应用到科学研究的组织和工业经济之中。有关这些主题的更多文章被集结为《自由的逻辑》(1951)[60]再次出版。在此之前的1946年他出版了《科学、信仰和社会》(*Science, Faith and Society*)[42],在这本书中他探讨了科学以及科学自由和政治自由的信赖根基。

虽然他发表了(通常是联合发表)超过200篇科学论文并且在1944年当选为皇家学会会员(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但他在科学之外的兴趣对他来说变得越发重要,1948年他为在曼彻斯特专门为他创立的一个社会科学的个人席位而放弃了科学工作,以便能够系统表达他的哲学观念,这些哲学观念于1951—1952年作为吉福德讲座(Gifford Lectures)发表,并以《个人知识》[88]为题出版。在这本著作中他提出了他关于认识和存在中的默识整合的哲学,从1958年在基尔大学(University of Keele)所作的第一个林赛纪念讲座(Lindsay Memorial Lectures)开始,他在后来发

表的论文中不断扩展这种哲学,并题为《人的研究》(*The Study of Man*)出版。

他帮助成立了科学自由协会(Society for Freedom in Science),并担任该协会的主席,后来又帮助成立文化自由代表大会(Congress for Cultural Freedom)。他也是蒙·佩尔兰协会(Mont Pelérin Society)的成员,并用匈牙利语在RIAS发表广播讲话。

1959年波兰尼离开曼彻斯特,成为牛津大学默顿学院(Merton College, Oxford)的高级研究员,但在美国获得了更多的听众,他好几次访问美国开设讲座课程。这些讲座的某些内容作为《默识维度》[123]出版,后来的一个系列讲座由哈里·普罗施教授(Prof. Harry Prosch)编辑以《意义》(*Meaning*) [143]为题出版,这时波兰尼已开始失忆。此前,马乔里·格林博士(Dr Marjorie Greene)选编了一本论文集以《认识与存在》(*Knowing and Being*) (1969) [134]为题出版,这些论文初次发表于1959年至1968年之间。1976年波兰尼逝世。

迈克尔和玛格达(Magda)有两个儿子,乔治(George, 1922—1975)成了一名经济学家,约翰(John, 1929—)现在是多伦多大学的化学教授,他与人共同赢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波兰尼在思想史上的位置

迈克尔·波兰尼可能因为他的“我们知道的比说出的多”(TD,第4页)这个宣言而最负盛名。长久以来,许多哲学家已经意识到我们能够明确表达的东西的局限性,但他们并不从事这种

主题的研究,也许因为它会令人感到尴尬。因为现代哲学的有力动机已经成为完全控制自己的强烈欲望:为了不至于出错而有了知性上的和认识论上的自我控制;为了不屈从于他人的意志或在法规而有了道德上和政治上的自我控制。但是,只有就我们能够向自己清楚表达的东西、我们既知道又知道我们知道的东西来说,我们才能确信处于控制之中。这个完全自我决断的理想遭到波兰尼的这个证明的根本挑战:我们的知识和行为总是默识的整合,我们于其中从(from)一组东西对(to)另一组东西注意。虽然我们对某些我们从其中注意的辅助线索通常能够清楚表达并将它们转化为明确表达的形式,但是我们绝不能明确表达所有这种辅助线索,也不能明确表达我们整合它们的方式。而且,如果将某人的集中注意力转移到那些辅助的细节上,就迟早会破坏我们先前将这些辅助细节整合于其中的集中注意整体或行为的感受、知觉或意义。我这里将不详细阐述波兰尼有关默识整合的说明,那些对此不太熟悉的读者可以在本文集收录的《科学革命》(“The scientific revolution”)和《创造性的想象》(“Creative imagination”)这两篇文章中找到对它的详细解释。^[4]

只有梅洛-庞蒂——在他的《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中——在集中关注我们经验的默识维度和从我们经验的默识维度来展开论证方面接近波兰尼,然而即使是梅洛-庞蒂也没有清楚说出两种意识模式——辅助意识的从和集中意识的对——的默识整合的结构。正是这种既是认识论上的也是本体论上的结构(为我们将线索整合为整体来重新组建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实体的等级构造),是波兰尼的哲学别具一格的东西,并确定了他在思想史上的地位。

关于坦然接受这种默识维度所产生的众多结果，我在这里只是简要地提及少数几个。首先，完全、精确和充分说明的知识体的理想是既不可能也很危险的。正如波兰尼 1935 年《非精确性的价值》（“The value of the inexact”）[5]首次指出的那样，我们所有的知识，即使是最精确的科学中的知识，从来都不是完全准确的。这就必然得出：不精确性和模糊的印象本身并不是致命的缺陷。其次，分离的和与个人无关的知识体（认识者毫无贡献的、没有认识者的知识）的理想，也是错误的和危险的。所有知识都是与人有关的知识，都是由一个默识的和个人的共同作用所塑造和支撑，没有这种共同作用就不会有知识。再者，精确的、可以量化的和与个人无关的事实的知识（就像据说在自然科学中特别是物理学中所发现的知识那样）与非精确的、定性的和与个人有关（或“主观的”）的价值的知识之间对立，也是错误的和危险的。所有知识都是由认识者根据其承诺的标准而与个人有关地、默识地和充满激情地认为真的和有效的。由于那些各种不同派别的“客观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都支持这些无法获得的理想，因此波兰尼的哲学必然显得好像是“主观主义的”并认可主观主义与不可靠性。（虽然，这样说当然本身就是表达对可靠性的理想和标准的承诺，而根据客观主义和实证主义哲学，这些理想和标准必然“只是主观的”。）实际上波兰尼提供的是一种认识和行为的可靠的、与个人有关的方式，它超越了客观主义或主观主义的恶性二分。

在很大程度上，本文集中的文章运用了波兰尼的默识整合哲学来处理其进一步衍生的问题：比如，他对“道德倒错”的分析；他对生物独特性以及其不可还原为物理和化学的特性的论证；他对心灵作为身体的意义——一种如果我们明确地专注它就会消失的

意义——的说明；自然科学实际上且通常默识地遵循的方法；他对韦伯在人文学科中做出的这种区分——必要的关注他人的评价行为与应该避免的对他人评价行为的赞同或批评——的反对；以及默识整合在我们理解艺术作品中的作用。

7

其他文章则在这种哲学涉及的范围之外，特别是他最初的两篇非科学文章和《犹太人的问题》，这些文章由于显示了波兰尼的成长和非常个人化的兴趣而被收录进来。中间的是第一组中的其他政治文章和那些关于经济学和社会理论的文章。它们当中有些文章运用了默识整合哲学的某些方面，而另一些则没有。就像在这篇导论的第一部分简要地指出的那样，波兰尼是受马克思主义科学规划运动的刺激而进入哲学反思的。这让他清楚地看到，对科学的实证主义说明（否定科学涉及现实和对真实的要求）和对科学的实用主义评价（作为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有用的东西）是如何否定科学自身具有任何价值和意义、进而否定任何科学可以自由地进行自我发展而无须屈从于外来利益的要求的。在这一点上，我们遇到了他那次一级的和独立的经济学兴趣，在我读过的那些未发表的文章中也没有明确显示这种兴趣的起源。波兰尼对苏联经济的研究（我没有收录进来，因为它的大量细节在今天已经没有人会感兴趣），似乎可以当作他访问苏联的一个单独的副产品。当波兰尼将自发的和自我协调的科学研究组织当作一个类似的经济结构的模式时，这两个兴趣便汇合了。

就像我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自由的逻辑》之后，波兰尼的所有著作都没有包含有关经济理论的章节或早先发表的论文。而对波兰尼的经济学著述的兴趣似乎明显不如对他的其他非科学著述的兴趣。然而，它们在思想史上具有自身的重要性。因为正如保